



06992

墨香閣文集卷之四

記

萊州府修建聖廟學舍記

古者有學無廟漢世迄唐廟與學迭為廢興自孔廟與學舍並建而後學術之統紀壹學者始有所循以造聖人之道治世者有所本以幾教化之成虞夏商周四代之學具見諸經已洎漢立三雍晉析學為二唐區而為六類詳於國都而州縣之學未徧

漢以明堂辟雍靈臺為三雍晉武帝於辟雍外別置國子學以殊士庶唐建國子學大學四門學律學書學算學為六學

周制釋奠釋菜於先聖先師均於

墨香閣集卷四 記

一

學行之漢始祀孔子於闕里東漢畫象於鴻都門學唐初建廟國子監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至開元中始以孔子為先師詔郡邑亦立廟然廟立而學廢至宋仁宗朝乃勅藩輔皆立學自是天下郡縣有廟即有學至今因之孔子之道與天地參廟宜並天地無極則學舍亦與為無極意洵善也古昔聖人之立制也其地自邦國以至黨遂其人自天子之元子以至士庶人其時則春夏秋冬夏其典禮則養老也政鄉射飲酒合樂考藝以至受成獻馘其教則三德三行六藝六儀其要總歸於



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又選備道德之人爲之師又有崇德紂惡之法以彰懲勸士馴習久而蓄積深夫是故明體達用之材皆出其中上之可以希聖次之出可爲國家用處亦足以型鄉俗仁賢接踵黎庶胥勸囂陵靖而兵革不作理勢所必至者然則學之周行政之先務舍是奚屬哉輓近世視爲具文斯名存實亡而稟學制治之原泯矣萊居齊東鄙海濱廣斥兵燹頻數聖廟隘陋積流潦就地兩廡惟榛草學舍僅存基地司鐸者僦民舍以居守令祭奠類苟簡將事諸生漫無所感發正學不

墨香閣集卷四

四

二

興治道不振凡以此也今守耿君紘祚甫至謁廟心盡然卽捐貲拓修殿廡重門繚垣旣崇旣煥約費若干復捐建明倫堂及教授訓導署又益購地建學舍三十餘間約費若干爲生徒肄業所期造郡邑之士於有成凡七閱月而各工次第俱竣可謂達爲治之本者矣昔鄭康成萊產也際漢末造負笈踰關河問業歸而著述授經至今人適礪阜者低徊不能去今學者幸生盛世又得良二千石鼓舞而振作之其感激奮勵以自期待者宜更倍前哲苟甘自菲薄不思以聖人之道體之身

心而措諸事業則雖日布函丈之席時瞻數仞之
墻其何以自克也哉慎毋然也余試萊儒紳僉以
耿守捐貲修廟建學求余紀其事因述古今廟學
分合原委與其制之關於治學之重且大以勸夫
士之有志於學吏之畱心於治者

守實園記

河東雷首山之陰地緣山麓微平植宜覈物居民
率種粟柿杏李暨胡桃木瓜之屬不藉灌溉所獲
倍良農之入進士張紫庸之祖於其地規數畝爲
果園募園丁居守歲以果之直易粟約食十餘人

墨香閣集卷四 記

三

因取左氏秋落其實語名其園曰守實蓋四世於
茲矣庚子秋余于役秦闈歸次蒲阪紫庸迓於驛
館籠果磊落陳階屺述所自而以園名太質乞易
以嘉名余曰惡用易爲子毋淺視夫實之義也夫
實之爲義凡天地山川萬事萬物悉根柢是易曰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記曰不誠無物自古聖哲盡
倫盡制馴至其極遂與天合德豈有外於是乎
故誠之訓曰實反是則爲虛爲僞故士君子道德
無實雖口談仁義行飾矩矱而平日居心行事類
不可以徵夢寐對妻子事功無實或邀天幸有成

勞迹緒居然可稱而至性則不可問文章無實惟藻繪揣摩以弋科第文采爛然總非心得又其甚者父子至親君臣大義亦皆以虛情飾貌爲忠孝若而人者徒具人之形耳而所以爲人之本已澌滅無餘曾一草一木之弗如而猶覩然自欺以欺世世多耳食亦遂信之尊之而不加察靡靡焉致舉世悅春華而遺秋實此人心風俗之大憂也所關豈細故哉今夫草木之生自勾萌甲坼至於尺寸至於尋丈其極至於參天蔽地皆於實焉基之故夫披枝傷心本撥枝從之說尙未得爲探本之

墨香閣集卷四

四

論也本者何實而已矣雖然天地大德不能芽空中之核實之所可貴者以其含生生之仁也碩果不食是以來復然則而先世之以守實名園也是揭示子若孫以求仁之說也與宋儒論仁諄切指點有默合者非徒以落實計生事與李衡木奴千頭類也子其念爾祖而修德焉可矣曷爲淺視實之義而欲易之紫庸於是逡巡避席悚然異謝曰錫今乃得聞實之義之深且該也請備錄所教爲斯園記以饒諸石

余族世居石龔距月江橋二里而近度橋迤東百餘武至龍窟由此東北行歷花石循山麓入山過宜秋江抵楊柿坳山行凡六七里俱迴環於青林翠壁綠水丹山閒魚鳥忘機亦依依共適沿楊柿坳東北下爲安澗又另闢一境重巒複樹與平疇邨隴相掩映亦奧亦曠雞犬桑麻儼桃花源畫圖也有寺爲安慶余族先世所建爲子姓避囂肄業所正南一山巋然藹然岡巒揖抱蒼翠欲滴凡壩中諸山若皆羅列承伺以自效於茲山者爲飛鳳山卽虎形山先祖先祖母暨先君子兆域在焉山下烟

墨香閣集卷四 記

五

火數家爲守墓佃居左旁隙地有堂三楹爲永慕堂子孫往來展墓者於此憩息右有清泉一泓爲虎形井甘香鮮潔他水均弗逮飲之祛煩蠲疴遠近皆取汲遇旱歲不少減或云其下潛通龍窟泉眼或云龍窟之龍久移居於此其說均未可信然龍窟之有龍也余始祖善德公實親見之元末始祖侵晨自秩堂赴石龔過其地有巨物蹲田中高丈餘長倍之形類白犛牛貌甚犍劣目光炯睽四射僕從數輩勸走避始祖曰毋怖此龍也解襦擲覆之歛不見比至石龔風雨大作是時久苦旱得

雨成豐歲曾志其事於家乘此龍昔能爲霖甦枯
今此水亦能流潤育物溉田疇並助澗流然則或
所云云似未可槩以爲誕也

山園記

山園者因山而園也因山而爲園望之則山卽之
則園凡山之情蟲以騁不萬方規園與園謀是故
鬻者斃之勿使隙也遷者過之勿使偏也外者內
之類也內之者何欲與爲會也內者外之類也外
之者何欲其無相齟也若是者疑於事逸而成功
倍然而天巧地勢人事一不備則不能以擅其勝

墨香閣集卷四記

六

是故藏園於山者山則餘於園措山於園者園則
餘於山山餘園斯狹矣園餘山斯小矣是無異故
天巧地勢人事偏絀也是故疊巘迴巒崇巖深谷
古樹壽藤天地之所儲以借也亭軒之向背戶圯
垣墉之通塞遠邇木石岑坡之去就與高高下下
之宜適人之所善爲畫也三者備而後山與園兩
美合矣是故山之爲園園之爲山山外園外之人
弗知也居山園者自知之作山園記

皇雩泉記

茶鄉之南巖岫邃蔚中有石山如覆螺茶江水所

自出也地舊名大田無水土脉龜坼後唐明宗長
興初有耒陽蕭姓者平日陰行善夏六月輪督里
賦夜宿民舍近鷺柵聞竊語云主人欲烹我欸客
此客佛弟子證道與否視我此會生死耳蕭察聲
出柵中知鷺謂其羣也卽披衣起伺達曙主人果
至欲執鷺蕭曰幸丐生者毋付庖遂攜鷺去至中
道雨暴至山水驟漲溪澗濶深不得度方徊徨鷺
復人言汝爲劫佛我亦劫僧汝旣活我我爲汝乘
舒翼伏地以就蕭跨之遂翥翔天半盤旋落大田
日卓午距耒澗三百餘里矣受罡風摩盪不覺髮

墨香閣集卷四

記

七

禿鬚落居然行脚僧也渴甚向謝媪覓水媪飲之
告以遠汲渾濁恐不潔蕭曰得泉易易耳索椀具
七偕鷺至石山視鷺喙着處輒覆椀椀卽入返戒
媪曰已勅韓湫龍居此毋發椀七日後水當大至
此鄉永爲沃壤矣言已乘鷺去小憩余祖塋禪和
山旁旋飛止永新慶雲寺坐化鷺亦化去甫四日
謝翁自他歸媪具告其事翁曰誕也遽至覆椀所
兩手各發其一已微涓濺袂駭而止閱三日地中
是處若牛鳴中宵大雷電石淞山摧聲震數十里
明遠近鄉民來觀石壁成七竇巨者如車輪泉迸

涌其先揭二椀處亦成細流環巖歎雪碾雷激爲
湍匯爲潭流爲溪出谷分爲二道縈山驀澗廿餘
里纓帶村落數千家溉田數萬畝迤西北合流入
於湘自是雖盛旱鄉田霑此水者無凶歲宋孝宗
時湖東江西大旱徧祭名山百源不應聞此山靈
異詔有司繪圖馳進禱禁中雨應時至勅建蕭師
祠巖旁遣官報祀錫以詩而山與泉名皇雩者以
此故夫事涉幻異類等諸無稽至此地之得泉蕭
師之示迹南宋舊碣所紀故老累世所傳述均歷
歷信而有徵若此然則宇宙閒事可概以常理蔽

哉

石窩潭記

雩水出溪口分二道北流至茶江復合歷連環陂
石牛灘演漾而至石窩潭山骨嶙峋無分寸泥滓
雙岩碧石對聳水自高峽飛瀑翻雪轟雷奔注於
潭潭旁石壁踰數尋老樹倒垂高葉颯颯搖風遊
人至此者鮮不目駭耳震毛髮森豎也潭極深落
葉隨流水下者踰數時始自潭心涌出迤北數武
兩岸石平如砥廣袤里餘太古驚濤衝齧其窪凹
似瓶似甕似臼似斗似盤盂之屬長短方圓肖形

布列約數十深者尋丈淺者數尺中涵清泉文石
翠甲錦鱗土人神之不敢取雜卉異草羅絡石閒
者亦多不能名狀又北過仙人橋地稍夷曠始可
方舟矣此地景物雄秀幽竒自來地志漏闕失載
故題詠亦尠嗟乎天下有大美弗彰反不若卷石
蹄涔之擅名者歟矣獨斯潭也與哉

此適堂記

有負郭腴田足以贍千指有園圃足以給蔬果有
棟宇亭館足以恣遊息集賓友而主人大治產日
營營不少休夜猶握算徹曙如是者率以爲常

墨香閣集卷四 記

九

至若儒門澹泊家無儋石儲老屋數椽藜蒿滿戶
外風裂帷而雨注面而中有人焉抱殘編理素業
歌聲若出金石亦率以爲常之二者之所爲適不
適較然矣周尹氏與老役夫之苦樂也彼尙夢與
覺互相代也茲且晝夜一境形神同趨脫彼此易
地其能一朝居哉吾門李子扶桑所居曰此適堂
自云舊與富人某某者鄰稔知其不適故名此堂
以自鳴其意李子久應需次得官乃不願投牒選
人署食貧韜晦寂寂居此堂以卷軸著述自娛是
豈流俗士乎雖然此第勝於人之不適而非自適

其適者也古君子之不戚戚於貧約也自足於己而已非假所見爲勸戒也自得於心而已非緣所值爲加損也苟求其所以自足自得者孔顏真樂反身卽是彼世之人雖終身愜適於我了無預也尙何鄰人之適不適是較哉故曰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扶桑必思所以進乎此者如履之於足帶之於腰夫且忘其所以適此堂雖小將浩浩焉與天地同其寥廓矣

種竹記

余性喜竹自來京師所見者高皆不踰丈餘大僅

墨香閣集卷四

記

十

浮拇指而心亦耽之每趣僮僕購諸廟市凡庭中牖外有隙地無不種竹者然旋種旋槁槁復種種復槁者屢矣因緡竹譜諸書有淺種深種密種疎種之說更以試之仍就槁或謂土必潔也時必擇也方向必仍其舊也於焉易以遠郊佳土又蒔以五月竹醉日又字識其初生處所向位置之且慨以甘泉扶以長架而槁如故幾疑書所云云者誕也前年夏江寧鄭子炳文爲余種竹數處久不槁未幾竹萌競出今更加於舊余怪而問其故曰仍是淺深疎密種之說也凡竹獨者氣單弱不浹

貫必購叢居者密種之謂也竹根必受陽氣而平
行深則根鬱就腐故地平發土不得過四寸許淺
種之謂也由是於地上壅以厚土俾勿動搖以固
其基此深種之謂也雖然畏其偪也每叢必視竹
之多寡爲相離之差毋致葉盜露而根爭土此則
疎種之謂也四者合而後水土時日方位乃因以
奏效四者缺其一雖倖不槁亦必不茁長彘者析
而施之槁也固宜非書之不驗也余因歎讀古人
書不得確解不經指授弗究弗問祇師心臆揣以
倖其合及試之事而齟齬不入反歸咎於書者均

墨香閣集卷四 記

士

以意種竹之類矣故記之以爲信書而不求甚解

之戒

房次律用車戰王
介甫用周禮之類

書堂山記

宋景祐間有一儒生自豫章毳來茶鄉風貌蕭爽
自云望氣而至姓鄧詢其名秘不答鄉人未之竒
也止余族秩堂書塾授童子句讀性倜儻經史畧
皆上口耽嘯咏時有驚人語於是人始異之士人
亦多與之游其臥室常有紫霧異香中夜扃戶每
有問答談笑聲學徒竊闚之無所見率以爲常居
二年餘居九月九日書堂砌菊叢舒色香逾往昔

鄧起謂諸弟子曰今日吾作上清遊未遑與若曹
飲黃酒賦黃花也遽解衣竚庭中指天際片雲曰
此吾衣也卽竦身躍空中其雲歛爲彩霞團簇其
身舉手謝其徒西北逝憇此山巔尋復冉冉乘霞
去徘徊北高阜上時觀者遞逐千萬人相顧駭愕
目極而止因名是山曰書堂仙山號鄧口霞衣仙
人學徒立壇其上旋建廟以祀之并祀之授讀之
壁曰小鄧阜
鄉人九日登高往往就此其山頰色鮮潤若丹霞
燦蔚晴雨俱有態木石亦甚清華每踰年春雨夜
必有雷電入廟巡刷堂廡帘案塵土淨盡道人及
肄業者均見之至今猶然山不甚高西北東三面
數十里外望輒見吳楚諸髒邑鄰接者詣祠下求
皆應奔走禱祈無虛月所謂山不在高有仙則名
者非耶

復軒記

易大傳三陳九卦於復曰德之本曰小而辨於物
曰自知謹幾慎獨之肯綮備是矣夫大儀幹運二
氣織組陰本伏下出爲陽輔陽羸於已陰生於午
侵尋潛滋是集慝蠱木晦於根蟲坏其戶剝之不
盡而元■籥氣煦貞下起元爰反其所是元氣之

循環於兩閒一天地之呼吸也天職生物至孳歛之際而生生之機已寓陽極於外仍生於內是天地之大德也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然而陽尙稱也一陽初復於積陰之下必漸充漸長至於三陽而後生機始暢而聖人已不勝快然矣曰剛反不啻望遠行者之乍見其歸也復之義大矣哉人身一天地也放失之餘善端未嘗不萌動本體不息故也發端雖微已不爲羣陰所淆君子取復之道以慎獨謹幾善念初萌於方寸也獨已知之非察識則若明若昧非擴充則若存若亡若明若昧

墨香閣集卷四

記

三

將明不勝昧若存若亡將存不勝亡故必有後功乃還本始猶至日陰陽爭必兢兢齋戒禁嗜欲安形性以待陰陽之所定凡所以養微陽者無不至也故明於復之義而遷善改過進德修業之道思過半矣或者謂聖人專爲處憂患者言則非善學易者凡身世所遇之有常變也順逆之來已能預耶敬怠之介境能預耶夫人一息之頃理欲交戰一日之閒應感萬端何時可輟省惕而况遊羿設中中央者中地也懼以終始其要無咎弗畏斯入畏矣可勿凜乎孟子曰君子存之人禽之判祇在

能慎獨謹幾與否耳故復之義與惟危惟微之旨
昭合也吾友劉太乙太史以復名其讀易之軒屬
余爲記余故述其義以質之

修建長沙魁會館記

翼軫爲荆楚分星長沙一星獨居軫中而近翼翼
爲羽翮軫爲車翹人士之奮飛疊軌於天衢也固
宜都城之有魁邸猶列星之舍次也 聖主當
陽星受日光而有耀邸舍匪崇廣弗稱願自麓堂
頽後張文毅倡置斯館入 國朝來前後官京師
者雖頽事修葺而閱世久翎甍桷桷滋蝕腐近愈

墨香閣集卷四

記

十四

不能支勢且圯翫人內外居官者謀捐修建意僉
同屬其事於銓部尙書郎羅君立齋乃別購西城
屋一區以棲止來者爰籌費鳩役略基址程土物
拓恢舊制更撤鼎購南鄰敞屋及續購屋南隙地
統事營建修十有六丈廣九丈爲屋大小四十間
堂室中度門庭闕敞廚庖備具自是集驂者交獲
其所也迴視從前漂搖數椽廳事偏陬門不能容
車值赴春官謁選署人窳每僦民舍散居奚翅徑
庭之相去哉夫星之麗天也在野象物在朝象官
抱朴子云人受氣皆應列宿之精吾翫山川旣上

協象緯今毘耶更軒翔在望毘屬千有二州縣之
至止者粲然若華星繁會以近天子之光則
所以經紀萬品光輔治化者宜何如耶是役也易
修爲建則工鉅工鉅則費繁費繁則任厥事者匪
易自勝國嘉靖至今閱二百有餘年而斯館始克
改建甚矣其難也釀貲姓名及公定條約經始落
成之歲月工役財用之數具載碑陰繼自今永惟
其難慎守而嚴護之俾勿壞且益新焉斯天文地
氣長相輝映固不能無冀於後之君子

括蒼天光寺藏經樓記

墨香閣集卷四記

五

佛之有書非彼教宗旨今其書竟至充棟則其徒
歷代遞衍而張大之亦由儒教衰倚孔藩絃鄭聲
者之樂其誕而代爲揚其波也自漢明帝徵夢於
傅毅因遣秦景蔡愔等十八人求經西域至月支
過二梵僧摩騰竺法蘭攜佛經與畫像偕歸館之
鴻臚寺二僧出其經文四十二章勅以華語譯而
隸書之中國有佛經始此今觀其文質實顯易無
一艱深語而以殺盜淫口惡及嫉恚癡切誠其徒
且云事天地鬼神不如孝二親均足裨補世教統
計其書僅二千二百餘字耳而佛入涅槃時猶云

住世四十九年未曾說一字厥後達磨西來惟面
壁終日默坐則彼教之不尚語言文字從可知矣
乃自永平譯經以後東晉之法護姚秦之鳩摩羅
什唐貞觀之元奘或涉絕域或就禮延尋求闡述
寢以繁盛其法嗣廣經未已益以語錄語錄未已
益以纂輯凡九流之書稍涉彼法者卽攫取而附
入之眎四十二章太倉稊米耳而士夫厭常喜新
始焉第以暫息世機爲適旣而溺焉又慮其道之
膚末不足表異也於是爲之潤色造勑如唐房融
裴休宋張
商英以縹緲譎幻之筆寫微妙靈迴難於肖似之
之徒

墨香閣集卷四

記

六

事雜以可解不可解之語以眩惑天下後世眎四
十二章土苴而已緣是二者書日增聚棗益富易
梵夾舊式又襲以美錦函以交木世守而珍護之
固宜其充棟而未有止也今之儒者嗜書不篤購
書無力抱殘守缺意願已滿卽前代經儒所著閱
世未久已不能力求而得之其藏書家之子若孫
視先世所蓄剝蝕散佚一無顧惜以此絜彼不相
懸萬萬哉括蒼天光寺宋建藏經樓世久樓圯經
就涅槃寺僧性元節縮衣食四十餘年新其樓購
補藏經如其數以余數遊雁蕩石門憇其寺丐爲

記余爲畧舉佛經自無而有自寡而多之由以告
之且嘉性元之忠於其教而深慨於世之號爲儒
而褻視聖經者

遊龍湫雁蕩記

雁蕩山水靈幻峯洞崖瀑苞東西二谷中有圖繪
弗能似者余素聞人稱說冀往遊無由也雍正乙
巳夏五當按試溫靄靈雨彌月驛路漲絕將取道
此山時應試者阻雨未集因欲徧探其勝六月二
日自台度姚畧嶺忽開霽將次大荆驛距山廿餘
里迎面一峯矗立禿頂僂背狀如僧愈近愈肖衣

墨香閣集卷四

記

七

有袂腰有稜一沙彌牙孑隨而行者老僧巖也是
爲雁山東入之戶澗水匯崖下成巨沼綠淨鑑毛
髮迤西北陟崇岡東崖前有洞闕敞洞口一石拔
起紆折其半爲門復盤空橫亘其半以爲梁者爲
石梁寺由此道謝公嶺

以謝康樂自
此返得名

遞折而西行

青蒼石壁閒長里許甫出則東谷諸峯森列翔聳
彌望矣歷寶冠舍珠雙筍照屏初月諸峯洞抵雙
闕有危峯北竦者爲靈龜峯峯嶺斜出十許丈下
漸削中裂爲直罅修垂及麓有穴若門遊者由茲
入罅不盈尺而中空濶數人可並行磴光潔不陡

行不覺漸高曰一線天幾二里達於巔則豁呀巨洞足容數百人洞虛懸飛鳥皆見其背始知罅中來徑之已遠也

一曰羅漢洞靈峯寺在此峯之麓

四周峯崖攢簇

峯曰二賢曰五老曰鳳凰靈芝蹲虎橐駝曰鬪雞曰礪牙曰犀牛崖曰白頭曰果盒循而西有趺坐

雲際者為觀音崖崖之隔有洞層通山僧因勢疊閣之上承觀音頰代陶瓦名碧霄洞爽塏明潔前

諸峯曰善才文筆將軍與五馬岩鄰

五馬崖下右有真濟寺

山影欲來星斗逼檻前大倍常次日由石碑崖朝

墨香閣集卷四

六

陽洞折而西為淨名寺寺枕一峯峯頂大中顛而莖特弱者為荷葉峯右有谷谷口有峯曰頂珠迤西兩嶂峙墜端齒齒若雉堞者曰霞城石城其中水自巔分飛而下者曰水簾谷又西曰維摩洞仙人橋藥杵鷹嘴諸峯又西為蓮花峯峯亦上豐下削削處折入丈餘四面如一人可周遭旋轉遊者曰行道廊又西北兩崖對束如峽行其閒登登有聲者曰響崖出崖有峯側首傾耳者曰聽詩叟道旁列崖四曰鉢曰盂曰鐘曰鼓道北百餘武曰僧拜石過此則為靈崖寺寺後巨嶂峻麗石質雜五

色爛如明霞者名平霞嶂寺前遠近羣峯怪怪奇
奇大小疎密相間拱揖環衛其近而可指名者曰

展旗天柱玉女卓筆獨秀雙鸞蟾窟伏虎白鹿天

窻一曰天聰凡四窻
卽展旗之腹空處循平嶂之麓右上仄徑劣容

足行二里餘至一洞洞不甚深廣而特高兩壁石

色丹黃頂孤聳猿鳥不敢窺中裂徹洞背別有翠

石嵌入裂罅貫上下約數百丈蜿蜒生動鱗鬣欲

舉尾翹天半首凸凹離奇如龍昂洞壁鼻垂若大

瓠復仰挺一爪中窪與鼻對鼻端兩孔乳水左右

互滴爪窪承之不涸亦不溢左麓卽小龍湫聲勢

亦駭耳目靈崖東谷之最勝處有谷曰安禪開山

僧始居此今民居在山者此谷尙十數家迤西經

石屏小剪刀鷹嘴諸峯及觀音髻達馬鞍嶺馬鞍

嶺者雁蕩東西二谷分界處也自茲而往則爲西

谷矣巖簇僧伽形者爲羅漢峯攢多瓣者爲芙蓉

嶺怒挺雙孔者爲獅子鼻皆聳列道左折而迤南

門峙五塔者爲能仁寺諸澗水合流寺前巨石返

捍之歧而分者爲燕尾水近寺峯爲戴辰火焰崖

爲將軍自此轉而北湖爲錦溪溪清澈平漾砥石

上澗處約廿餘丈溪窮一峯刺天周十數圍其端

西南畧岐正西平北勻圓峯一而三稱名岐者爲
剪刀平者爲石帆圓者爲天柱此距湫瀑尙遠而
耳畔已巖巖然更西北行覲面語不聞又數里西
抵鐵城嶂嶂鐵色北峙高千餘仞橫亘二里餘平
淨如初拭直西作屏疊摺對面老樹危巖蔽之行
陡轉忽白雨亂飛濺人轟雷撼地軸修霓壯濶從
天垂下者爲大龍湫也距湫三百武小憩觀不足
亭心神稍定乃得俯仰寓目而其勢其聲其態其
色變幻不常益眩悸數往數卻強近湫踰二時挹
其水淪山茗僧從遊者飯亭中還經瑞鹿峯千佛

墨香閣集卷四

記

二

崖遊道松洞望常雲峯是夕宿能仁寺次晨由獅
象二崖天貓峯迤西北疊上壁削徑循石壘狹不
受趾先期鋤鑿者僅損分寸賴古樹壽藤鈎帶相
倚所過怪異無名峯崖無數皆不遑與周旋趾掌
互用始躋其巔石地寬平苔花藥草紛披猿猴麀
磨羣遊不避人東北行約二里餘則雁蕩在目矣
水疑出常雲峯北山頂外隆中坎受之蕩三五相
次生韌草深處碧澄不可測兩道分流西南流者
大龍湫也極目南則海光晃日罷縣隱隱見麗譙
所歷東西谷伏足底東南半壁諸名山若蒼螺點

點蕩漾烟霧中舊有白雲庵今廢天風時吼四山
皆震思久畱歸路益憊怯扶掖縋繫迭輔始得下
仍宿能仁寺次日由丹芳嶺過梅雨洞西南至芙蓉
驛爲此山西出之戶矣凡三日龍雁諸勝頗探
其概此山質體純石自謝嶺以西丹芳以東一皆
石爲峯根峯自石起故能拔地造天空所依磅礴
鴛欹裊修纏透漏備極變態而從無頽落之患是
處溪澗羅絡清淺可涉盤輿穿石林躡清鏡幾不
知時之爲炎暑身之爲勞人也最可異者洞邃能
明泉環能燥卽諸峯得名度昉於山衲野老偶舉

墨香閣集卷四

記

三

其似故重複鄙俗往往不免

重複如一線天鷹嘴
羅漢將軍含珠之類

鄙俗如天貓閭王
鼻果盒蝶頭之類

乃一有映台竟似天成如玉女

所對高峙鏡臺觀音之旁分別嶒嶸聽詩拜石之
顧盼有情含珠頂珠之接承相得展旗天窻之表
裏爲用悉神施鬼設厭人心目自餘儼類愚駭亦
可一望卽知其名豈造物曲體人意而爲之耶然
造物之愛護此山亦甚矣雕鐫旣盡致又不欲盡
洩其竒自洪荒迄後代道書洞天福地概未之及
以康樂之窮搜幽勝遠踰他羈乃近守永嘉山屐
止於谷外唐宋文士工於賦物而此山寂寂竟不

得與魁父介邱時邀品題舊志東西二谷又各分

內外合計爲百一峯

東外谷之峯五內谷峯四十
八西內外谷各二十四合之

爲百一峯其嶂洞澗溪亦列舉名目壹似次第僂指而

紀其數者其實峯崖竒詭者不可勝計他山似此

一峯一石已足自雄二谷無美不備反爲衆美所

掩蓋峯不止百一卽嶂亦不止於三洞亦不止十

二潭不止照膽白雨澗不止卧龍則所挂漏者多

矣且東谷山竒於水而可望不可階者十居八九

西谷水竒於山而尋源之徑險絕好事賈勇者多

半途而返海船遙視爲準者惟觀音髻而峻極之

常雲峯霽日亦隱不見窺造物者之意必以爲盡

彰其美者美易盡也故闕之於始更畱其不盡於

後其愛護此山不亦甚哉余於海內名山多會經

遊常憾未攬雁蕩之勝茲反因霖雨梗阻校試獲

乘便作遊仙三日夢也驛館剪燭畧紀遊跡擬勞

役時間一披閱以當續遊聞平陽更有所謂南雁

蕩者山水遜此郵程紆迴不得遊然亦可不必遊

矣

矣

徐天池畫記

余童時數聞先君子稱徐文長詩文書畫竒肆肖

其爲人心識之後應試長沙於一舊家見其蟹圖
螯跪森作恒有動勢極求之靳不可得雍正甲辰
試學兩浙山陰文長故里也試竣每以善價購其
墨蹟閱三年所得漸多恒以自隨尋備官浙藩續
購復有增益戊申蒙 恩內擢將入都度不能
盡挈以行也虞遺失概舉其數緘齎寄南船乙卯
先君子捐館舍余奔喪歸服除數月後奉 命
又將北上於是檢前後所得文長各畫撮舉而類
記之入之屬觀瀑者二扶醉者二放鳶童或獨或
衆十有三洛神一荆卿一文長自貌其相一人之

墨香閣集卷四 記

三

屬凡二十有二羽之屬爲鳧者一爲鷺者八爲鵲
者五爲雛鵝者二爲練雀者二羽之屬凡二十而
棲鴉啁雀雁陣之細瑣者不與焉毛之屬爲牛者
一爲白鹿者五

側立正立眠草戴
草嗅芝各一幅

爲貓者一毛之

屬凡七鱗介之屬魚跋浪者二吹沫者一戲藻者
五大小羣遊者九蟹四十餘行者止者銜稻者半
藏石半出穴者仰者鬪者鰕十有五鼃二凡鱗介
之屬約七十有奇竹木之屬梧桐二松十檜二桂
三楊柳十五枯樹三竹十有三風者雨者雪者霽
者月下者雙鉤者凡竹木之屬四十有八榛莽荻

葦不與焉花卉則梅之花十一桃杏之花各六芍藥五海棠三芙蓉二十有三木芙蓉四石榴五寶者一花者一花實兼者三玉蘭二蘭蕙十有一紫薇三辛夷二山茶十護梔子秋葵秋海棠各四雞冠二菊十水仙六山丹一芭蕉十七花卉之屬凡一百五十有九苔衣虎耳馬蘭附焉瓜果則佛手一橘柚一葡萄五瓜爲類三荔枝一凡瓜果之屬十有一其器物瓶盞劒拂野艇風鳶各以類附諸圖各係以詩多鼻岸跌宕之句爲大小幅軸六十三手卷三十一冊葉二十二總一百一十有六件

墨香閣集卷四

記

語

行草書不在此數富矣哉交長之墨蹟之萃於余也當長沙求蟹時始願寧及此哉物聚於所好而好之克遂與否又若有數焉此足以觀矣交長稟才雄鷺淹洽載籍而慳於遇牢騷鬱勃之氣洩於詩文者未盡又寓於奔逸之書法復軼爲戲謔之繪事不假色澤墨氣一往蒼渾揮霍任意隨手成勢隨勢成形一物疊見彼此各極其變無一重複視昌黎所謂無一同焉者尤難也今閱百數十年生機竒趣著處逼人墨瀟淋漓如初潑欲沾人衣袂言南北宗派者末由追其神逸故觀文長之

畫卽可知其書法知其詩文且知其爲人矣余竊幸萃而有之而又恒以先君子之未及盡見爲憾也

庚子科陝西鄉試曲江題名記

今進士題名勒石其姓名以榜之前後爲次踵唐人曲江遺制也直省鄉薦祇刻同年錄其姓名以年之長幼爲次獨長安爲唐故都曲江近在城南揭榜後題名勒石如唐制蓋自宋元以迄勝國相沿至今捷者礪石以俟請主司爲文弁其端以重其事亦相沿爲故事康熙庚子陝西鄉試撒棘捷

墨香閣集卷四

記

五

者若干人援故事以請余不可以無言夫唐之重科名也亦甚矣士由其途爲進身之階時人競相歆艷卽天子亦嘆爲榮選流品莫尙焉若李絳陸贄之愛國韓愈顏真卿之抗節張巡孫揆之忠元德秀楊綰之廉乃爲不負科名益覺增光珉石反是者姓名所列指摘之所叢集是題名者勸戒之顯然者也且鐫石所以期垂久當唐之時詎不眠一片石爲不朽之寄哉距今千餘年耳而斷碣殘跡已不可得惟賢隱之名固歷世在人口未嘗隨時代磨滅也自餘慝無可指而賢不足稱卽使

豐碑無恙其人已在可有可無之間夫事無關有無之數有志者必不甘以之自居矣然則士自有其可以千古者詎繫乎題名勒石之區區也哉今歲值庚子釋者曰庚更也位西方象秋時萬物庚庚有實也子滋也言萬物滋於下也白虎通曰子孳也孳孳無已也秦於方爲西二華八水所流時士孕地氣值天時上被聖天子作人之化當思翰忠悃樹名節希踪古賢哲以不負科名是則主司所厚期者而未敢於弁首之文視爲漫應故事也

墨香閣集卷四 記

三

會景樓記

出潼關濟河東行有崇構巋然高壓蒲東城堞者河東薛子近夫肄業之樓也樓之下大河縈之二華落影於其西雷首王官谷橫亘於其南登斯樓也百里內外之山川皆攝於眉睫之前此會景所由名也夫會之爲義大矣哉會者聚也集也易文言曰嘉會言一元之氣自春而夏萬物相見乎離生機條達鬱茂敷美於時期會也士君子處則裕仁於己使萬善積於中

張魏公之說

而民胞物與咸歸

度內出則溥仁於物使萬物皆得其所而遂生復

性靡不歸於大中

廣平游氏說

子輿氏謂萬物皆備於

我圖豈虛語哉近夫已成進士將膺民社之寄體夫會之爲義而修己治人之道一以貫之矣今夫天地之氣結而爲山融而爲水結也融也亦會之說也山起於崑崙而層巘疊嶂羅絡擁輔崇者爲岳爲鎮其條支亦且隨地而標勝水發源於宿海而溪澗百川遞入遞受洋洋淼淼以赴於海惟其會也用能出雲雨以福生民此高山之仰望洋之歎古與今無異情也彼單椒涸澤殊無所利賴於民人望不屬者無所會焉故爾然則斯樓之名會景也隨所觸而皆得天地民物一體之義矣如第以登高望遠流連景物爲勝極其所至不過百里內外而止耳無乃狹之乎言會也哉是爲記

石塹彭氏義倉記

士君子忝官於朝仰見

聖天子念切四海一

民飢引爲己飢至誠動物臣工亦思隨分廣愛乃澤未及於澗邑惠未加於鄉閭狹而至於家族欲爲備荒計猶且遲之遲之又久而後舉行愧心爲甚先君子勇於爲義所亟欲爲者數事一本房祖祠敞漏圖改建一族丁編審不均欲代償一建義

倉贍族之不足一建義學以廣教族童曾疊命新
及時力爲之詎沉浮宦海者四十餘年時已奉文
直省勻丁於糧無庸更舉乾隆壬戌新祇克與次
弟銘及房胤遷建房祖廟於橋東閱十一年癸酉
新蒙

恩南歸始籌建義倉際田值二倍於前
費增而租入薄思不足以給族衆之需也爰買穀
一萬斛相貯積之所專主守之責遜正直殷實經
理之人酌議規條以杜流弊歲糶貸兼舉糶則平
減時價貸則畧仿朱子社倉法其義學諸費取諸
糶項行有就緒卽購田而不復買穀矣思吾家自

墨香閣集卷四

記

三

祖宗以來子姓衆多家有恒產至於今則不能無
參差矣緣年儉穀貴時食指多而待哺亟者不得
不鬻其業以拯目前自今以始斯倉有備度不甚
爲艱食所累期人皆務本節用以漸復故產庶幾
哉需之歲月克還全盛舊觀乎此惟在事諸君共
篤一本之愛以成先君子之志新亦藉以少紓遲
久之愧焉迨於田入益積而糶貸者復少推而廣
之所及者或不僅我族人是則新之虛願早計而
未敢以自必者然則負愧之心將何時而盡釋耶

吾楚鄉先生生扶名教歿可祭於社者畧可指數而柳之何氏與焉蓋其先世所積者厚其後人又遞紹世德於不墜山川清淑之氣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者萃於一門理有固然何之先自豫章遷東粵南宋淳熙間有諱浚明者由朝散大夫知郴州軍事卒官因家於柳則其族世祀之始遷祖舊稱爲都統者也閱數世善行醞釀至勝國厥裔義堅由舉人官合州同知子友俊由進士歷僉事督雲貴學政其子說鄉舉第一登進士官刑部郎中主文簡公孟春鄉舉第二由進士授部曹歷官吏

墨香閣集卷四

記

完

部右侍郎子仲方舉人仲平國子生五世俱以科名顯自時厥後何氏之族文學政事代有其人矣柳城舊有何公祠萬歷初楚撫趙嘉賓以文簡故檄州牧恢其制新其垣宇爲仲方仲平立嗣承祀事距今近二百年祠久圯乾隆二十有二年繼方平二仲子孫洎族人仲才仲英仲德仲裕仲堯之子孫於舊基重加構建俾歲時修烝嘗而會族屬以無忘先德之庇兼以興起同族愛敬之心是則有文簡而先世之積著自宋迄明諸前喆死而不亡有諸仲子孫克繩先緒而文簡彌死而不亡矣

斯非舉之最善者乎茶人於何氏文章道誼之契
似有宿因昔吾州李西涯先生宏獎後學門徒徧
海內獨於文簡極洽摯爲志其三世之墓文簡於
先生午橋丙舍欣戚所遭終始依依若骨肉士林
以爲美談今學博何君達憲文簡族孫也秉茶鐸
課士善誘熏德者愛而敬之學使者手書褒美以
篤念天顯遽抽簪去諸生攀畱無術悵悵歛歛不
能已師友之誼今亦何異於昔所云耶學博頻行
述族人建祠意丐余文紀之此余所喜聞而樂爲
稱道者若夫何氏宋元來累世之餘慶文簡之洽
聞嘉績至議大禮批鱗撼閭之大節則夫人知之
矣固無俟於陳述也

類欄記

韓昌黎示兒詩云昔我來京華止携一束
書辛勤三十年乃有此屋廬庭中何所有
高樹八九株有藤婁絡之春華夏陰敷東
亭見高山雲風相吹噓松果連南亭外有
瓜芋區西偏屋不多槐柳翳空虛山鳥日
夕鳴有類欄谷居云云

類欄非欄也類於欄焉耳類之云者疑之也然始

則疑焉旣而信之久且耽之矣今夫繚垣曲檻淨
沼危碕其閒亭榭臺館之歷落層軒複廂之宏
敞崇深琴牀碁石町畦徑路之位置此人事所萃
欄無功隨其所附之類以爲類者也若夫欄則石
磊磊泉泐泐者其質也古樹壽藤虬攫蛟縈者其
彫也削壁欹崖攢青飛翠森肅不可于者其飾也
蒸雲屯霧氣象萬變者其所洩也懸葩續紛鋪卉
斑駁者其生色也危沙仄磴草芊眠而苔結轆者
其全體之潔也凡此者皆欄之所擅苟非其類無
從冒而襲之者也故欄所本無者人事可勉而能
欄所本有者雖好事而強有力亦斷不能猝辦而
况都城之內闔闔之區欲髣髴欄之一二斯尤難
矣雍正壬子余備官戶部尙書仰荷 聖恩賜

白金四千兩因買宅南城其地爲遼金勲戚別業
舊名三公園今譌爲孫公園

又說松谷園

者也前爲廬

舍百餘閒後爲內園圍後有圍廣袤二十餘畝凡

欄之所有與所無者規制已具稍葺而增益之移

書籤畫軸與古尊彝甌甌之屬列設於中類與不

類相與爲類合之兩美於是乎在爰取昌黎示兒

詩所云有類欄居者名是園嗟乎余本山人習

與礪爲緣自倖廁仕籍四十年來宦轍南北數矣
道塗煩熱逢獨樹輒就憩息恍好風之被體當堆
案視事時每覩一砌花庭草亦復欣然悅之若清
泉之洗其目也今獲於自公退食之暇遊息於斯
樹林陰翳鳴鳥上下閒與賓從觴詠爲歡幾忘乎
此身之遊宦緇塵之染衣也詎非遭遇 盛時之
厚幸哉夫是以樂而耽之而不復疑其類於礪谷
也然則世之真居礪谷者其樂更何如也

墨香閣集卷四

記

三

墨香閣文集卷之五

論

汲黯論

士君子必氣足以勝物而後不爲物所制然物不可以苟勝也不根於誠不攝於檢不養之以靜氣反足以爲累氣有所累斯不克自勝焉能勝物汲黯一往伉直事君好直諫數犯顏色性倨遇人少禮面折不容人過生平多否少可嶢嶢者易缺也昔竇羸從陽處父聘衛以其犯而聚怨懼罹其禍中途而返旣而陽處父及難黯挾百折不回之氣

墨香閣集卷五

論

一

遊於三代而下之世宜乎其難免矣而能始終一節未嘗爲氣所累者自勝之道得焉耳黯忠樸內行修潔好清靜本是三者以御其氣故已不疑其所行而朝野內外亦諒其無他其在朝也淮南寢其逆謀田蚡衛青降其貴勢卽張湯公孫宏之徒面受其責詰而不敢反唇天子亦稱其近乎古社稷臣其爲右內史與爲東海淮南太守百姓多被其福由是觀之黯之著於古今者以氣節而黯之所以獲自遂其氣節者固有本以出之豈天幸也哉非然者誠不足則爲矯飾矯飾者氣不可以

持久檢不密則有牽制牽制者氣不能以自堅皆危道也至負凌厲無前之概而不能靜以蓄之其患更有不可勝言者夫不可一世悻悻自將此客氣也而躁率妄逞日與天下相競究之天下卒不可勝徒使方寸自相抵觸擾攘不寧更何氣節之能立故黯之治官理民惟崇大體不苛小治務無爲事不廢而民自安尤骨鯁負氣者之所不肯爲不能爲者此則黯之所以自勝而勝物之善道也夫雖然黯之好清靜特出於黃老之學未嘗陶融於義理也使其不毀儒術而克臻聖賢靜虛之境則恥爲縣令與少望後來居上之小疵胥泯豈惟史遷無徧心之刺卽聖人所謂剛者舍斯人其誰歸哉

譙周論

墨香閣集卷五

論

二

自古奸人庸人同一誤國而庸人以經術自文者誤國更甚於奸人蜀漢末造奸人黃皓專政庸人譙周議國事而蜀於是乎速亡夫陰平之宜遣將督軍防護姜維曾表言之矣皓信巫以敵不自致沮其謀卒未聞周慮及此片語力爭致鄧艾乘虛旁入破衛將軍諸葛瞻於綿竹而魏師始壓境矣

然勢雖蹙先主之餘澤忠武之遺教未泯臣民之心繫屬後主者未離也其時帶甲將士尙十萬二千米尙四十餘萬斛他物稱是昔燕伐齊盡降齊城舉重兵圍卽墨卽墨大夫出戰死安平君處孤城縱閒出奇以五千人擊走燕衆復七十餘城迎君入國社稷復存此必周之所習聞者曹操旣降劉琮乘勝帥水軍步兵數十萬向吳吳人震恐孫權用周瑜魯肅策遣瑜以三萬人破走之國安而身不屈此又周之所備知者使周持正論表後主下哀慟之詔罪已勵士義憤所激如北地王者必

墨香閣集卷五 論

三

不乏人背城借一以當歷險之魏軍奚慮折衄齊吳轉禍爲福已事可以復見不則嬰城固守以待

援羅憲郭弋之勁兵計日可徵

憲擁重師守白帝弋領強兵鎮夜郎

姜廖等必閒道奔赴度艾亦不能得志且時日持

久艾軍有隙可搆我可以紓禍卽不然勢窮力絀

萬不能支君臣同殉社稷則國雖亡而大義不與

俱亡况魏之篡漢天下共憤蜀尤爲不共之讐事

尙可爲周奈何不論是非而計利害屑屑較量吳

魏大小忍遽蒙羞納欵使君辱而國以滅乎斯時

後主問策於羣臣並不謀諸皓皓斯時未敢措一

辭一聽羣臣之各獻所疑羣臣之議止於投吳奔南卽闇弱之後主亦未肯卽爲銜璧與櫬之舉非周力主降魏蜀尙可以後亡是則陰平不守之誤國皓與周共之專主稱臣之誤國遂以亡國則皓處局外而周爲罪魁矣周素稱精研六經後主以儒行見禮時訪大議輒據經以對攷其自勸學從事仕至光祿大夫中間僅有諫遊觀增樂一疏自餘均無可紀其作仇國論顯與忠武出師討賊之義背馳當危急時反以降魏必得裂土之封以飲其主自負忠於謀國稍通六經夫義者如是乎且旣預知典午月酉之沒何不少爲遲迴乃迫不及待甘以其君國付之一擲年已七十猶輿疾赴洛魏賞其全國之功周若竟忘其鬻國之罪是尙知人間有羞恥事哉故余謂庸人以經術自文者其誤國更甚於奸人也

荀彧論

傾漢祚者曹操而速操之傾漢祚者荀彧也世以彧事操屢辭表薦及聞操將加九錫以憂死遂爲寬假之論不思彧無君之罪心跡顯露萬不能解免於天下後世之指摘也自古亂臣賊子心雖欲

速而其事必有待而後逞憑藉勢輕則無以號召
一世勁敵環伺則義旗所指反爲天下所乘當獻
帝未遷許都袁紹牧冀北劉表牧漢南操出賤微
緣鮑信迎爲兗州牧與羣雄相角迭勝迭負軍氣
不張方恐恐焉惟人圖己是懼奚暇睥睨漢鼎自
或勸以迎帝勢始振夫操非翼戴王室之人寧
俟智者始知之哉或獻此策所以奪袁劉諸人之
資陽爲扶漢實陰授曹氏以異日篡竊之具也或
之言曰若不時定四方生心後雖慮之無及皇皇
然怵他人之我先俾漢祚得以久延也情已見乎

墨香閣集卷五

論

五

辭矣所據旣堅卽說操取紹官渡之役操糧乏欲
逞或則言時不可失當急乘其困而迫之惟恐紹
復收餘燼以生憂操且又惟恐其子譚尙等得緩
旦夕之命必使之無遺育而悉有其地又爲操規
伐表之策說以閒行輕進掩其不意若表不死琮
不降南服之受操塗毒未已也當是時吳久據江
東蜀土雖未定地險遠或姑置爲後圖諸與操角
遂中原爲所畏忌者紹爲最次則表紹以五世四
公之裔并四州之地兵強而人附表文雅而嫺武
畧拓疆數千里威懷兼洽衆悅而服之之二人者

操非挾天子以制其進退勢不能與之爭帝旣遊
操彀中紹與表之智力縱不能與漢尙足以梗操
操爲所梗漢必後亡或奈何說操迎帝以絕天下
忠臣義士之所憑復說操取袁取劉以杜天下聲
罪致討之盟主而操於是得以肆無所忌矣或猶
以爲未也更勸操以女配帝謂伏后無子性凶邪
往與父完書圖操可因此廢之吁稍識君臣之義
者斯言忍出諸口哉厥後華歆逆節雖在或身後
而弑后之謀則自或發之或爲操計如是其周而
所以蹙漢者亦已太甚矣論者猶以屢辭表薦寬

墨香閣集卷五

論

六

假之豈未窺其隱耶操自得或軍國事悉與密謀
其表或也凡己平日之鴟張犯義剪滅忠直爲舉
世所切齒傷心者一一歸之於或雖表其功實自
卸其罪或欲避大惡之名其辭也與臨死自焚其
與操密謀之書同意也况初辭終受焉得以退讓
曰之論者又以其憂死寬假之則並未覈其事矣
或之出處無不可疑初或同郡故人韓馥爲冀州
牧遣騎迎或或挈宗親往依至冀紹已奪馥位或
忘朋友之讐轉事紹紹禮以上賓深信任尋又去
紹事操且爲操畫計滅紹宗猜鷲如操用其謀亦

必疑其心矣或至是亦料操局已定己將不免故
不得不死耳觀荀攸死操每言輒流涕而於或則
否然則或之死自詒伊戚耳曷足貴乎至論或不
樂操加九錫舉其復董昭愛人以德等語爲據或
云或憤此議不出於己或云或知事不止此聊爲
止論以博後世名均揣測之論而未徵諸事實或
之初見操也操卽曰吾之子房此漢高之事光武
之言也操欲緩定兗州或以高祖關中光武河內
歆之操與紹相持欲還許或以楚漢滎陽成皋之
事堅之主佐心事一轍也今有與人相謀爲盜者

墨香閣集卷五

論

七

挾刀持挺以劫掠財貨非欲傷人也及情勢所迫
往往至於傷人蓋旣已爲盜勢固必至此也或素
與操往復稱說者無非帝王之事所爲者無非迫
脅陵偏之舉操自迎帝時卽已自爲司空百官總
己以聽旋又自爲丞相今自立爲魏公加九錫操
刀必割勢有固然至是乃欲止之是旣與人爲盜
而保其終不傷人其可得乎况操與或之始願原
非不欲傷人之盜比耶由是言之或之心迹彰彰
若是其速操之移漢祚無可解免矣夫操之賊狡
雖無或亦將不利於漢然帝爲他人迎度不過如

楊奉韓暹藉以自張而已未敢萌覬覦之心也袁
劉未遞剪滅羣雄卽不靖譬猶兇虎競鬪搏噬之
毒必不及人也自操帷幄有或而漢祚之移不容
不速矣世弗之察多爲寬假之論使無君之罪得
逃千古之誅不亦惑之甚哉

陳壽論

陳壽天資恬豁能窺見前賢根柢風概亦復矯矯
而飭謹未極遂爲疵類蜀當黃皓專政大臣多阿
附壽以區區觀閣令史獨不爲之屈至屢受譴黜
不改其度入晉以著作郎領本郡中正是非一無

墨香閣集卷五

論

八

假借於一方人物片善必錄冀以振厲人材所撰
三國志前哲多善其書而非其寇漢解之者諒
其時之所處或譏其求米解之者謂出於無稽惟
詆毀諸葛忠武父子之論昉於孫盛而託諸常璩
聞蜀中長老之言晉書遂據爲實事自是千古論
壽者竟衆口若一辭抑何其弗察之甚也觀壽所
爲亮傳及所上文集表於亮之公誠忠懇敬勤明
恕津津頌不容口蓋未敢以三代以下人才目之
也亮自比管樂壽則等而上之儼之子產譬之召
公又躋之周公之聖街亭之役載子復一詔見咎

由馬謖師出無功則云時無名將之助且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是皆爲推原之論未始有一字詆毀也世所指爲詆毀者以有治戎長將畧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畧云云耳不知壽之推崇亮者於斯爲極蓋三國時奇謀將畧非乏其人孟氏所謂民賊服上刑者也曾本領正大如亮而與頗牧方駕極其至亦不過媲美孫吳適足爲玷耳王佐德業惟判於此而凡所稱立法施度物究其極運輸屯戍盡善與司馬懿案行營壘歎爲天下奇才者特其餘事耳非知賢哲本末者不能爲是言也至

墨香閣集卷五

論

九

魏民追思於身後魏師肅祭於廟禁樵牧於墓備言德洽敵國至於如此而世猶以爲涉於譏議惑矣故世傳壽銜夙怨殊未可信果若人言壽又不應有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及刑政峻而無怨以用心平而勸戒明之言矣况亮死爲亮廢斥者歎息流涕壽又筆之於廖立李嚴諸傳則亮髡壽父壽被瞻輕之事容有未必然也其於瞻也言蜀人思亮愛瞻才敏聲譽過其實亦見亮遺愛深厚人情猶繫屬其子非貶辭也矧鄧艾以封王誘降瞻怒斬其使與其子尙俱力戰死一一具載於傳象

賢繩武忠孝三世壽傳諸葛父子洵可謂能見其
大者矣至父喪有疾使婢丸藥爲鄉里貶議沉滯
累年雖張華以遘疾原情仍舉爲孝廉然不能謹
禮於微是有其質而未能克也惜哉

王羲之論

王逸少識精慮遠有經世之畧有挽世之心同時
諸臣莫出其右地望不必論卽書翰亦其末迹晉
自渡江後浮競仍扇風尚益靡道德旣昧厥指歸
事業亦卑卑無可稱述惟迭相慕倣於舉止吐屬
閒其出而幹實處而底厲流俗者百無一二下望

墨香閣集卷五

論

十

之而下蔡謨陳頽范甯差不至背馳自餘不爲國
是世教之蠹者希矣故政事日隳弛而風俗之壞
至於不可救逸少幼訥長骨鯁天懷恬正淡宦情
出處不苟獨不爲敝習所漸與謝安登冶城規以
虛談廢務於謝萬都督豫州規以與卒之下者同
甘苦及萬再遷豫州刺史則致牋桓温言其違才
殷浩與温不協則誠以安朝廷當和內外浩將北
伐預憂其必敗及圖再舉又貽書切止之復與會
稽王賤極陳其害其於國事一一洞如觀火爲會

稽內史時值歲饑輒開倉廩賑貸屢疏言吳會賦

彼繁重朝議多見從又條舉罷屬諸事之厲民者致書當國洪纖不遺當時執麈尾憑隱囊者能之乎及優游里巷每因事寄意以鍼砭虛元圖至云教養子孫敦厚退讓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則自魏晉以來薦紳之士久不作斯語矣夫世人競家世逸少不假門資著人患無名迹逸少反以書蹟掩其實行以唐文皇之傾心尙採其末而遺其本余故畧舉其事實以表之至恥爲王述下未免涉於褊激所謂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君子惜之然亦無怪其然已

墨香閣集卷五 論

陽城論

十一

中者道之極也背而馳者小人也不及者衆人也過之者賢智也至軼而過之太甚往往至於害道唐之陽城刻志厲義非當時不可多得之人哉考其生平疏論裴延齡以申直陸贄不愧爲諍臣奏罷道州貢侏儒自署追科政拙甘下考不愧爲循吏以忠孝切勵國子生簡罷悉當學徒斤斤皆有法度不愧爲人師此數大端見義必爲扶冀世教非豪傑之士未能行之不疑也自餘則未免賢智之過矣人盜其樹恐其恥自匿遣奴求米奴以米

博醉卧路乃負以歸寡妹之子年四十餘癡廢恒躬負出入里人資其施塋親願爲奴償德乃教以書使專習不能其業慚縊死城爲服緦麻若此類過爲忠厚長者之行而不適乎中已不可爲訓至不娶終其身且率其弟塔城亦皆終身不娶則畸行爲太甚夫不孝以無後爲大城爲冢子使大宗不繼又激同居二弟亦循其轍不恤宗祀廢絕祖父爲若敖之鬼孝與友兩失之前乎此有終身不娶者元德秀也德秀以親存未及娶終不肯婚人以絕嗣爲言謝曰吾兄已有子先人得祀何娶爲

墨香閣集卷五

論

七

德秀賢行甚多此不足尙况城所處更非德秀比哉城謂弟曰旣娶則閒外姓雖共處益疎我不忍斯言過矣城以道義自負者也閭里化其行有奴都兒亦化其德詎刑于之化不能行之於家縱所值或不幸而繆彤牛宏之事亦城所優爲者胡預慮未必然之事甘爲因噎廢食之舉大倫缺矣更奚責夫生徒之久不省親而斥夫三年不歸侍者耶且城向爲不婚不宦之人旣不膠執初意出而圖君俸入所餘不一爲嗣續計但與其弟及賓客日飲無何此則庸眾之所不忍爲而賢智之過者

竟斷然行之而不顧亦可見道之晦於斯世也久矣同時柳子厚祇欲諸生留其南遷卽賢如韓昌黎亦但譏其居職不早建白而於城與二弟之不娶未嘗進一規焉無亦習焉而不以爲怪也與嗟乎以城之堅忍使得聖人爲依歸裁其太過以俯就乎中道何至以害道之行見惜於後世哉

元稹論

觀人者觀其愛憎其人可知然巧宦飾其愛憎以欺世世莫能測也泊乎術不盡售而汲汲干進之心迫不能遏於是揜蓋弛而真愛真憎之情狀畢

墨香閣集卷五 論

三

露元稹猥薄躁競方登第初任銳然欲獵名譽跡其因事陳言似乎審諤伺察擊斷似乎不畏彊禦一時文士白居易李紳輩樂與爲友卽賢如韓愈李絳亦與之遊挾虛譽以希大用自謂旦夕可以逞志及敷水爭驛宦官擊之敗面尋謫江陵卽瑟縮不自克懲驛館之辱翻圖結閹宦以自固知監軍崔潭峻穆宗所親信傾情納交屬以所作歌詞奏御因復獲遷擢諸閹多與狹洽而與樞密使魏宏簡尤親厚此愛慕權勢之情炎於中顯然見諸事而不顧者也是時士論羣相訾警稹歷詆諸有

司以洩其憾以裴度之公忠許國婦孺亦知其誠
欵異域遠夷亦仰其威望德業稔乘其出鎮佞宏
簡以求執政忌度復當國於其所經置軍事數居
中持梗■寧曲庇逆臣王庭奏之跋扈而必不欲
忠君愛國之老臣克奏成功更何責其以應避父
名沮李賀使不舉進士以卒乎是種所憎惡皆顯
與人情相戾而不顧矣夫愛權要遂忍於媚閹寺
憎正直遂敢於讐忠動愛憎倒置於斯爲極向使
積終始矜飾仍如初仕時之所言所爲天下後世
不且以正直剛毅之士目之哉而必不能也何也
鄙夫之情狀未有不觸物而卽逞者也觀其末路
覬王播之卒尙謀復輔政甚力以不克遂悒悒以
死羞惡是非之心蓋已漸滅無餘矣當時元白並
稱稔詩詞已遠遜於白而宅心行事亦迥然判若
涇渭究之終身熱中而竊位台衡者僅三閱月貽
唾於後世者且靡有窮期也然則人亦何所冀而
甘爲小人之歸哉

周濂溪論

道之大原出於天天道終古不已其寄諸人而行
於世者絕續之會天亦若有意焉孔子於文之末

喪孟子於時之可皆卜之於天則朱子謂濂溪周子爲天所卑而得斯道之傳詎不信哉周子德性之闕粹氣象之冲融識見之高明神趣之浩落志操之淳潔儼具聖人之體惟生是使獨故其聞道甚蚤出處一與道俱當窮居時意境恬曠若與天地萬物同適及臨民莅政精敏嚴恕皆與天理人情悉協固學問邃而涵養醇然其所受於天者已較然負絕於人矣夫三代以下言治與學歧言道與事遠人與天判不相涉聖與凡了不相通秦固不足道漢逮隋唐中間非無魁儒茂士鑽仰聖道

墨香閣集卷五

論

五

而深探造化之源究極事物之蹟孳修齊治平之要以善禮樂刑政之施未有如太極圖說通書之精微廣大深切著明者也圖說尋端竟委發前人所未發推本主靜見聖人所以立極君子所當修爲者舉在於是通書之言性命言誠言幾言學言治辭義簡要與圖互相發明天德王道靡不粲然具舉凡此者皆所以闡大易之精蘊示學者知所準的不迷於從入之塗循是而往上可希賢聖次亦可以修身寡過揭正學以祛矇瞶異學俗學無所容其汨翳於以上接洙泗之脉下啟伊洛之傳

聖道之息而復續晦而復明者賴有此也故羲軒
堯舜譬創業垂統之祖也禹湯文周象賢守文繼
世之嗣也孔子集大成能恢廓光大前業之嫡裔
也而周子者生於斯道若泯若滅之會精心孤詣
得不傳之祕於遺經俾不絕如縷之緒將墜而復
大振此真雲仍之奮然中興者矣向非天所特畀
奚能繼斯道之傳於歷聖既沒千五百年之後哉
是則周子之功不在孟子下性道淵源超然獨得
董與韓曾未與聞况餘子乎或乃謂太極圖傳自
陳希夷始自朱震
上易說表朱子已斥其誣至云受之鶴林
寺僧壽涯則更爲無稽之言矣

墨香閣集卷五 論

六

薛文清論

明代諸儒輩出而學術之正以薛文清爲最蓋自
孟氏沒斯道之榛莽日甚得宋周子神契道妙揭
綱要以續垂絕之緒又得二程朱子遞爲疏闡示
正學之鵠俾學者不迷所往知行並進以造乎道
當時賢智之徒過驚高遠已不能無流弊元儒許
魯齋步趨程朱罔至失墜自是而外嗣響者蓋寥
寥矣明儒志聖道者非乏其人詎無一二端之可
述而全體至正者究難其人文清生平立身本末

無有遺憾其氣節其猷爲其進退之宜悉原於學問而其學問之實一本於誠敬方少壯時誦程朱遺書卽以復性白力審之義理體之踐履驗之日用事物必一一求其自慊斯須之頃心不少弛衣冠必飭雖獨居燕處與治事接物無異監塲辰沅惟懼澄清之不極視學齊魯惟懼教化之未洽平反庶獄惟懼一民之或冤皆將之以實意而持之以小心距今三百餘年矣宦轍所至後人猶有稱道其事者其終始不阿權貴至於際窮阨罹禍患視爲固然絕無所動其心非信道之篤未能矯強

墨香閣集卷五

論

七

而竊其似也今讀書從政二錄具在皆其生平復性之功見諸行事之實者論者以伊川之嚴厲明道之平易合而儼之非過也獨怪當日預祀之議遲之遲之又久而後定大概以著述未富之故夫二錄所載何嘗非經傳瀝液且身體力行較語言文字孰難孰易孰輕孰重但當覈其真儒與否耳不必計著述之多與寡也如徒以著述而已則是揚雄之僭易王安石之新義竟可悍然攘臂於仲尼之廟堂而使閔子南容避席矣何其時持議諸臣之采華棄實反不若奸閹廚下之僕猶知尚德

好賢聞其風而知感乎甚矣學術之正非儒者所
可倖幾而世之推崇正學者亦甚難得真知篤好
之人也噫

羊祜論

晉武帝平吳功由羊祜而惜其所以取之者借信
義以行其詐讓也孫皓恣酷虐臣民罹害當伐晉
克蜀已十餘年吳猶阻兵負固江表當伐四海未
一境備侵軼人疲戍守當伐故伐吳不可沒祜之
功而依託信義多方以誤之積久以堅之其處心
積慮則有不可言者方祜之都督荊州軍事也與

墨香閣集卷五

論

六

吳人開布大信更增修德義降者欲去皆聽之軍
刈吳境穀送絹償之獵獲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者
悉封還之視吳人如家人然吳人無不親而信之
與陸抗對鎮使命時通視如密友然抗亦敬而信
之抗疾祜饋藥服之不疑曰羊祜豈醜人者其信
義之繫於敵國之心者亦已久矣乃以計令吳罷
距襄七百餘里之石城戍守而吳人弗疑也復進
據險要建五城盡奪吳石城以西膏腴之資而吳
人弗疑也兩軍日事和好密疏力請速伐而吳人
弗疑也有疾卽請入朝面陳伐吳之計而吳人弗

疑也以杜預與己意合舉以自代以小字應童謠
之王濬表雷益州監軍跡其盾置竟若刻不容緩
必欲滅此朝食而後快者而吳人終弗疑也其弗
疑者何也以祐平日之信義必不爲詐譏之行也
吳在邊將士聞祐死咸哭泣詐知祐在鎮十餘年
凡所爲示信示義卽無形之爭地爭城吳人之歸
信歸義卽有象之亡國亡家耶老氏所謂將欲取
之必固與之將欲喻之必固張之者實此道也至
慮及皓死吳更立合主尙不速亡則是惟愁皓恣
虐之不甚也亦太忍矣晉并魏蜀之境兵勢鼎盛

墨香閣集卷五

論

九

資儲器械倍昔又地據上游加以皓之無道者臣
宿將向盡大小強弱之勢顯然也大軍壓境招則
必降戰則必克奚必爲匿怨而友之行出其不意
而取之也哉晉文之誦尙不肯得原失信陳平自
謂多陰謀爲道家所禁兵事用奇用閒己不免違
正而不謂信義之更酷於用奇用閒也羊公清德
識尙率素知止爲晉名臣早辨王衍之亂天下舉
賢不欲人知進爵土乞賜其舅蔡邕之孫皆卓然
有出乎人者惟伐吳一事心跡曖昧祐賢者也故
責之也備

李文正相武宗際多故之時值難處之事悉心開
幹其顯而可見者人知其保全善類宏獎後學
而已至其鋤大憝維國體關繫時事之大者人不
得而知公實不欲人知而且受不知己者詬厲其
用心亦良苦矣論者以公不若劉謝二公之觸忤
劉瑾及劉謝去位時公不卽辭位耳嗟乎此公之
所以爲公也人知發瑾之梟者張永也說永發瑾
之梟者楊文襄也亦知文襄之說永發瑾梟者皆
公之謀乎公於寮友閒所善者悉端人正士而肺

墨香閣集卷五論

辛

腑深交惟文襄稔審其沈毅有爲故極相推引由
中書舍人俾至大用文襄亦悉公憂國誠摯思得
一當以報當是時瑾永權勢相軋瑾懷戾恃蟠踞
已固以永爲無足慮適寘鐻事起其遣永往討者
天爲之其不用他人而用文襄者孰爲爲之耶觀
文襄途中報公密札隱語則公平日與文襄潛相
計畫者居然可知不動聲色而芟夷大姦此惟文
襄知之卽永終不知也何況外人他日文襄語何
燕泉曰賓翁捧日補天無迹而序其文集有應變
介介不易等語其意可想矣初謫瑾孝陵司香時

劉謝未深計激之中變徒致身受譴逐國事曷賴
二公蹈壯憤之凶公深協遇雨若濡之義而二公
不諒公亦並不自白也至以劉謝去時公不辭位
爲訛更屬無識夫逆瑾之憾劉謝也次骨矣二公
雖已去國瑾之欲甘心者肯復畱餘地哉公一日
離政府則毒醎必張瑾一日未誅則二公必不得
終老田里愛其身以有爲安二公所以維國體也
餘姚旋喻此意故在籍通問頻數情好逾舊時洛
陽木彊人後亦省悟何局外者夢嚙不休耶逆瑾
蔑視朝紳獨敬公有加禮公從不一至其門此當

墨香閣集卷五

論

五

時所共知者公宦情甚淡爲相國清恬如寒素薪
米不繼嘗售以草書此亦當時所共知者乃一二
好事者反以不忤瑾不辭位爲譏議以沒其鋤大
寇維國體之苦心於鬪繫時事之大者猶顛倒是
非以惑耳食若此則目公冲融大雅之詩文爲圓
熟以文章氣節之揚用修誣公私以魏科更無論
矣此洵韓昌黎所謂小人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
者吾特不知其於郭汾陽之不觸忤魚朝恩狄梁
公之不辭位於武后之世則又何說也

公從姪敦常爲公司書劄楊文襄一清同張永

討安化王時中途遣親信致書面呈公公袖入
卧内不以付敦常正德辛未瑾已誅公患暴下
敦常入問疾見文襄書在几上私窺之寒温而
已夾別紙云孝友毅然期此行有功得閒以爲
十餘字知隱語張永也今其族人猶有道其事
者

墨香閣集卷五論



三

墨香閣文集卷之五終



06992

